

# 生存悖论——读余华《活着》中生命意识的张力呈现

作者：中山大学 农静云

**【摘要】**《活着》作为一部生命乐章，作者余华力图在作品中写下人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的高尚品质，以塑造一部展现高尚的作品，却在作品无边无际的苦难叙述中，流露出命运之残酷与不可战胜的悲剧意识，卑微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命运脚下只能选择忍耐。于是，作品旨在展现的生命意识与它实际所展现的生命意识之间构建出强烈的张力。

**【关键词】**乐观；悲观；宿命；苦难；存在

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活着》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余华在于向人们展示高尚，写下高尚的作品。写作《活着》的主旨在于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写人面对命运的勇气与乐观态度。但不容忽视的是，全篇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一个个不正常死亡，渲染出不受人的主观世界所操控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战胜，小说不自觉地透露着人在强大的宿命面前无可奈何，只能面对与忍耐……于是，余华所想要表现出的战胜命运的乐观与他笔下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宿命不可战胜的悲观构成了张力的呈现。

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从余华的自我表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希望通过《活着》，以此来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传达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这一充满苦难意味的存在本相。在余华看来，面对所有的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

但同时，余华在《活着》的日文版自序中却有着不同意味的情感表达：“就像寒冷的来到一样，我们不能注视也不能抚摸，我们只能浑身发抖去感受。”“生活也许就是如此，没有道理可言，没有轨迹可循。当人生发生变故，不幸一再降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去接受、去承受、去感受。”在韩文版自序中，余华也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对比余华在各自序中的不同话语，探讨余华的创作初衷，也许余华最初试图表达着福贵这一“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在字里行间，从这一人生态度的纸面背后，暗暗流露出悲观，即：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自身的处境，命运的车轮总不因你的意志而改变，而是残酷无情地辗过踏过，留下你自己。这一悲观，在作品文本中有着更深刻的体现。

《活着》是一部岁月之歌，作品通过第一人称的自由叙述与作者的不介入状态，谱写出福贵那犹如一部漫长的马太受难曲的人生。年轻时的逍遥得意于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父亲也在这



一动荡中死去，但也正因这一突来的打击，福贵受到了极度的精神震撼与道德警醒，意识到了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当福贵从兵戎中死里逃生回到家乡之后，更深地体会到了活着的不易与家庭的温暖，虽然这时母亲早已病死，家庭生计举步维艰，但福贵的胸怀与精神都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层面。而苦难并没有因为他的宽广而放慢了走近他的脚步，反而变本加厉地汹涌而来：老实懂事的儿子有庆因抽血过多而致死，女儿凤霞幸福的婚姻生活才开始不久便难产而死，妻子家珍在忧郁与疾病中死去，女婿二喜因工作意外被压死，最后一个相依为命的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一个个亲人都被死神以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从福贵身边夺走，只留下他独自一人来面对这如此之多的生离死别。暮年的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天天地度过余下的日子。也正是心灵饱经沧桑的福贵，平静而完整地向“我”讲述那些过去的岁月。从福贵对“我”的叙述话语中看，似乎福贵并没有因身边的亲人的死去而感到恐惧，仍按他的一贯生存方式生存着，命运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战胜老人生存的信念，他仍要像以前那样活下去。他直面神秘的死亡，没有表现出对于死亡的惧怕。福贵意识到死亡是一个难逃的劫数，是对苦难的终结，因而，他已习惯面对死亡。然而，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福贵的生存态度是可贵的吗？

不然，福贵的这一“习惯”不是随意形成的，而是历经坎坷的老人在丧失至亲的历程中用鲜血和眼泪换来的情感平衡。当他习惯于此时，他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勇气与不可摧毁的坚强。这是一个斗争的历程，也是一个走向麻木的历程。也许从表面看来，不幸的遭遇与重复的苦难已造就福贵豁达、乐观、忍耐的品质，使暮年中的他无忧无虑、无所牵挂。但其实，这时已经丧失所有亲人的福贵，精神上已没有任何依托和追求，他活着只是为了活着本身，他也不会探究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下去。也许，这可以看作是饱经沧桑之后的豁达与平静，但在这笑容的背后，是否是沉甸甸的痛苦与无奈？

《活着》中的死亡，是苦难在以重复的方式展开自己，充斥着死亡的人生感受，如同匕首般一刀刀地扎在福贵的身心之上，而他还活着，见证着不断变化的时代对生命不变的威胁，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承受，因为这便是命运，是宿命。福贵向“我”讲述的平静话语似乎表现着他乐观的生活态度，而纵观他那承受残酷命运的一生，命运显得强大而不可战胜。他是一个被命运俘虏的人，而不是一个反抗命运的主体。福贵不追问自己生存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他不会思考生存是目的还是手段，只是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福贵最后是“活着”，但他除了“活着”，除了“要活着”以外，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虽然选择了活着，可是他又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只能麻木地对待死亡事件的不断降临。尽管死亡可以被描述为偶然性的事件，描述为个人的命运，但在命运面前，任何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绝望与失望都变得无比渺小，忍耐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在福贵看来，这个世界已无所谓生与死。福贵就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动而非主动地承受命运压在他肩上的苦难。在此，命运的无常与残酷深深地抓住了我们的心灵，人生的凄凉与死亡的无处不在使得个体的人的任何伟大品质，包括宽广，坚强，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因为这只是人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别无选择之后自我精神得到的提升，而并非是个体的人在力图积极地改变世界，与宿命抗争的主观性、能动性的表现。而福贵在面对宿命时的无奈与自我排解，只是一种麻木了的乐观。余华在创作中回避了与现实的正面交锋，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放弃了如何对生命抗争的探索，在这种态度下的福贵只是放弃了对生活的抗争，少有思想与精力，只为肉体而存活的个人。福贵的存在只如生物出于本能而选择了生存，这种生存的目的是已经麻木了的目的，因而，他也并非存在论的存在，挑战着存在主义哲学观“存在先于本质”中的存在。对比人的渺小，命运成为一种深广的、可怕的历史力量，使人被迫接受它的不可抗逆性。

于是，《活着》中的生命意识呈现出强烈的张力：福贵在漫无边际的苦难中活着，余华在他的身上力图倾注战胜命运的乐观。可是，强加在福贵身上的命运又是那么的残酷，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与勇气，福贵也只是被动地忍耐着，活着，他不去战胜也无法战胜施加在他身上



的残酷命运。由此，在余华笔下，小说隐含着一种宿命不可战胜的悲观情绪。于是，《活着》中的生存悖论，体现出了深刻的张力并将持续其长远的艺术魅力。

